



悲怆颓放的明代才子

笔底明珠无处卖

■ 江湖夜雨 著

 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

笔底明珠无处卖

悲怆颓放的明代才子

江湖夜雨 著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笔底明珠无处卖：悲怆颓放的明代才子/江湖夜雨著.—
天津：天津教育出版社，2009.1
ISBN 978-7-5309-5499-7

I. 笔… II. 江… III. 知识分子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明代 IV. D691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206979号

笔底明珠无处卖：悲怆颓放的明代才子

出版人	肖占鹏
-----	-----

作 者	江湖夜雨
责任编辑	田 昕
特约编辑	王 楠
装帧设计	引文馆·闫薇薇
版式设计	引文馆·任 翀

出版发行	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版 次	2009年 1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年 1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16开 (670×1010毫米)
字 数	120千字
印 张	12.75
书 号	ISBN 978-7-5309-5499-7
定 价	24.80元



[墨葡萄图轴]——徐渭

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。
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。

自序

“虎贲三千，直抵幽燕之地；龙飞九五，重开大宋之天。”

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异族统治，公元1368年，天下又重新回到了汉人手中。而这次坐上龙椅的，却是纯正贫农出身的朱重八。

当然，英雄不论出身，有道是“自古得国最正者，唯汉与明”。比如说司马炎、杨坚、赵匡胤那些人的皇位，是靠欺负人家寡妇孤儿抢来的，算什么英雄？而汉刘邦和明朱元璋，人家平头百姓出身，这花花江山，是一刀一枪地血拼得来，故称之为：“得国最正。”

如果非要刘邦和朱元璋接着再比拼的话，似乎朱元璋更“正”一筹。因为重八哥的皇位并非窝里斗所得，而是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，从蒙古人手中抢回来的。所以，这“大明”朝的得国之路，实在是实至名归的正大光明！

然而，大明朝的天，却并非是晴朗的天，对文人们温厚和悦的大宋之天并没有重现，却经常是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。

杀！杀！杀！朱元璋、朱棣等人以铁腕治国，对于文人们更怀有根深蒂固的成见，于是高启被拦腰斩成两截，方孝孺被诛灭了十族！就连一贯能迎合“圣意”的才子解缙，也是“瓦罐不离井口破”，最终被扔到雪堆中活活冻死。“天下读书种子”凋零殆尽，残存于世的，也再不敢乱说乱动。

杖！杖！杖！廷杖也是明代的一大特色。《礼记》中曾说“刑不上大夫”；意思是总要给士人们留一点尊严和体面。而明代皇帝却毫不留情地剥掉这些高官重臣、文人学士的衣裤，让他们光着屁股受杖，甚至被当场

活活打死。明代许多著名的文人，诸如《三国演义》开卷词的作者杨慎，一代大儒王阳明等，都尝过这种滋味。

于是，相当多的文人不得不“夹起尾巴做人”，写写四平八稳的“台阁体”，去专心研究满篇废话套话的八股文。后人评论说：

明制，士惟习四子书，兼通一经，试以八股，号为制义，中试者录之。士以为爵禄所在，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，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，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，以为妨吾之所为，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。非焚也，人不复读，与焚无异也。

是的，在科举的最高指挥棒下，只有钻研八股文才是最有用的，这是“爵禄所在”——“黄金屋”（金钱）和“颜如玉”（美女）全在这里面呢。其他的书本儿，再有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，也是白耽误我的工夫（“妨吾之所为”），是“闲书”，看了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。

读书时要看对“考学”有用否？“高考”不考，看了有啥用？所以这其他的“闲书”，不用烧光，也和被烧掉了差不多了。所以有人说，明太祖兴的这一招儿，比秦朝强制焚书要强多了，明代的方法巧妙，秦朝的方法笨拙，但愚天下之心的宗旨是一致的。

秦朝是赤裸裸的“大棒”政策，而明朝则拿出“胡萝卜”来诱惑，但目的都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人们俯首帖耳地听朝廷的话，不可再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。

然而，“天下忘吾辈易，吾辈忘天下难也”，文人们依旧把关心天下大事当做自己的责任。自古以来的才子们，不单有“在万万人之上”的“聪俊灵秀之气”，而且必有惊世骇俗的“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”，于是李贽还是傲然地站出来说：

且夫世之真能文者，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，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，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，蓄极积久，势不可遏……发狂大叫，流涕恸哭，不能自止。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，欲杀欲割，而终不忍藏于名山，投之水火。

我们现在有首歌叫《死了也要爱》，股民们曾改成“死了都不卖”，而李贽的宣言却是“死了也要说”，哪怕是话一出口就是祸，就会引来好多大牌人物“切齿咬牙，欲杀欲割”，他还是朗声讲出来！

当然，李贽最后也是被仇敌诬陷，于古稀之年带着病身锒铛入狱。在那里，他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冰凉的地上，留下他用手指蘸血写下的七个大字：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！”

所以到了晚明，很多才子们，渐渐痛苦地认识到，他们正像“网中鱼鸟”一般，如果“安逸其中”，尚可以偷安，但一“恃勇跳跃”，等待他们则是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——“其力越大，其缚愈紧，必至摧鳍损毛，只增窘苦”。

于是，明代的许多才子转而从庄禅之中寻求安慰：“山河大地已属微尘，而况尘中之尘！血肉身躯且归泡影，而况影外之影！非上上智，无了了心……”

他们放浪形骸，举止乖张。春风十里扬州路上的小杜，还羞答答地说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，言下颇有自嘲自悔之意。而袁宏道却朗声大呼：

……

千金买一舟，舟中置鼓吹一部，妓妾数人，游闲数人，泛家浮宅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四快活也。然人生受用至此，不及十年，家资田产荡尽矣。然后一身狼狈，朝不谋夕，托钵歌妓之院，分餐孤老之盘，往来乡亲，恬不知耻，五快活也。士有此一者，生可无愧，死可不朽矣。

卫泳也理直气壮地提倡在脂粉堆里厮混，还振振有辞地说：“借一个红粉佳人作知己，将白日消磨，有一种解语言的花竹，清宵魂梦，饶几多枕席上烟霞。”

这些才子们以狂狷之态为美，以世人眼中的“癖病”为佳。张大复说“病则奇，奇则至”“小病则小佳，大病则大佳”；张岱更是说“人无癖不

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”。其实才子们身上的癫狂癖病，又何尝不是对迂腐僵化、不近人情的正统体制的反抗？

所以，我觉得明代才子的这些“病态”，并非是瓶花病梅那样被扭曲的美，而是像风急崖陡的山上那些虬枝逸生的怪松奇树，虽然同样是枝干扭曲，但它们却透着桀骜不驯、傲然相抗的精神。

晚明好多才子还很喜欢“恶搞”，我觉得比起《武林外传》式的“恶搞”手法来，更上档次，更有深意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朔爷和冯导的那种模式，他们喜欢拿一些正统的官方语言来开涮，像《天下无贼》里，什么“有组织，无纪律”“一是锻炼队伍，二是考察新人”，这类常在文山会海上显身的词儿，却从贼头“葛优”嘴里冒出来，显得特别滑稽。

而明人恶搞经典的本事也不赖，孔圣人的《论语》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
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、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

意思是让后生学子们多学学诗经。而明人张应文却给“恶搞”成这样：

小子何莫吃夫粥？粥可以补，可以宣，可以腥，可以素。暑之代茶，寒之代酒，通行于富贵贫贱之人。

堂堂的孔圣人语录，给篡改成喝稀饭这种日常俗事，大有恶搞经典的意味。所以一干卫道腐儒们大跌眼镜，怒斥道：“如斯之类，殆于侮圣言矣。明之末年，国政坏而士风亦坏，掉弄聪明，决裂防检，遂至于如此！”他们认为是侮辱了圣人，认为这是明末士风败坏不堪的典型案列。但江湖夜雨觉得，这未必不是另一种方式的反抗，反抗那些已经僵化腐臭，束缚人思想的陈经旧典。

明人宋懋澄更说：

吾妻经，妾史，奴婢，而客二氏者二年矣。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，外宅儿也。

意思说，经书像我娶的老婆（旧时正妻多是古板无味的），史书像是纳的小妾（妻不如妾），而稗官野闻像是丫头（丫头有时也“通吃”），但是真正在床上打得火热的，却是像是“外宅儿”的诗词文赋。所谓“外宅儿”，是指外面偷偷包养的情妇，是一些“偷来的锣鼓打不得”的角色。所谓“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”。这种比喻，巧妙诙谐之余，不免也透着拿经典开涮的意味。

晚明的众多文人，都带有极浓郁的放荡奢靡、佻薄颓唐的情调。他们“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婬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，兼以茶淫橘虐，书蠹诗魔”，他们淡漠功名，泥涂轩冕，寄情于山水田园、钟鼎彝器、琴剑石印之间，他们在放纵中陶醉，在陶醉中麻木，玩得不亦乐乎，玩得天昏地暗。

既然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理想是那样遥不可及、不切实际，倒还不如逍遥自适、有酒先醉罢了！

然而，他们又在放纵中迷失，再热闹的繁华，终有曲终人散时，终有宿酒方醒时。醒来后，一丝丝凉意、一串串牵挂仍旧袭上心头。挣扎与烦恼，如影随形。正是：“鸟惊心，花溅泪，具此热心肠，如何领取得冷风月；山写照，水传神，识吾真面目，方可摆脱得幻乾坤。”

如今说起明代文学，往往提到的只是像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》《金瓶梅》及《三言》等小说，对于明才子的诗文却说得不够多，好多的明代才子也并不为人们所熟悉。

其实，明代才子的经历和近代诸多知识分子的遭遇更为接近，他们的压抑和困惑，焦灼和痛苦，我们并不陌生，我们同样有感触。

这里，让我们一起走近明代的才子，感受他们肠中的冰炭，心中的波澜。

桃蹊李径谢春荣，斗酒芳心与夜争。

陌上新萼曲尘暗，墙头圆月玉盘倾。

青帘巷陌无行迹，绣褶腰肢觉瘦生。
莫道无情何必尔，自缘我辈正钟情。

这是明代著名才子唐伯虎的一首《落花诗·十八》，江湖夜雨动笔写这部书稿时，正值三月下旬，亦是落花纷纷的时节。

“绿杨影里苍苔上，为惜残红手自拈”，花落兴叹，花落须惜。然而，我更向往的是，能够穿越五百年的时光，在明代才子们的满篇珠玉中去拾掇那些离尘绝俗的灵慧之气。



目录

自序 一

漫劳海内传名字，谁信腰间没酒钱 68

百年障眼书千卷，四海资身笔一枝 72

附：真实的「唐祝文周」四才子 75

壹 梅花屋主王元章 一

白日力作夜读书 2

此志竟萧条，衣冠混泥涂 4

野火殊无侣，江梅自得春 7

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 11

陆 惊世骇俗李卓吾 81

浪翻古今是非场 82

世皆欲杀身殒狱 84

通身是胆通身识 87

贰 好洁傲世倪云林 17

天生孤僻人皆罕 18

得君佳句清如玉 22

逸笔纵横意到成 24

柴 悲怆傲世徐青藤 91

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 92

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 104

参 神追太白高季迪 29

江边茅屋风雨晴，闭门睡足诗初成 29

松柏长新坟，荆棘生故址 33

赖有声名消不得，汉家乐府盛唐诗 36

肆 神童才子解春雨 43

当时下笔眼如虎 43

东华天未晓，明月满阑干 45

吁嗟属鏖锋，置尔国士冤 49

展卷如对龙虎姿 52

伍 桃花庵主唐伯虎 55

秋榜才名标第一，春风弦管醉千场 56

邻解皇都第一名，猖披归卧旧茅衡 58

亲知散去绨袍冷，风雪欺贫瓦罐冰 60

闲来写就青山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 64

只此便为吾事了，孔明何必起南阳 67

捌 伉壮不阿汤显祖 107

谁道叶公能好龙，真龙下时惊叶公 108

即事便成彭泽里，何须归去说桑麻 111

玉茗堂开春翠屏，新词传唱《牡丹亭》 114

壮子殇来魂易断，微官抛去路难行 118

玖 风流放诞屠长卿 123

只因风月将身陷，未许人心直似针 124

赤水之珠屠长卿，风波宕跌还乡里 125

雌风病骨因何起，忏悔心随云雨飞 128

拾 云间野鹤陈眉公 135

不是闲人闲不得，闲人不是等闲人 136

多著述以当富，载清名以当车 139

尔曹空恨咸阳火，焚后残书读尽无？ 142

附：才高德薄董其昌 144

拾壹 纵情适世袁宏道 149

人生不得行胸臆，纵年百岁犹为天 149

都将舌上青莲子，摘与公安袁六休 152

研酒和来香泛帖，瓶花吹落湿沾书 156

拾贰 红尘历幻张石公 169

茶淫橘虐，书蠹诗魔 169

劳碌半生，皆成梦幻 174

附：「雪上偶然留指爪」的明代才子 179



壹 梅花屋主王元章

如果只提“王元章”这个名字，有些人可能不熟悉。但要说王冕，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小学课本里就有“少年王冕”刻苦学画的故事。有人可能会哂道：“你就直接说王冕得了，非得叫‘王元章’，卖什么关子，摆什么谱啊？”

呵呵，江湖夜雨在此诡辩一下，这样写固然是为了凑成七个字，比较上口，但更重要的是：按旧时习惯，称人字号，是有尊重的意思在里面的。在古时，称人名相当不礼貌，而称字则客气有礼。当年王冕的朋友，见了他肯定是一拱手：“元章兄……”反过来说，骂人时则只称姓名，不叫字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中骂曹操时，就是“操贼”“曹贼”，绝对没有骂“孟德贼”的。

可能又有人说，王冕不是元朝人吗？你怎么也弄进来凑数？按生卒年来讲，王冕划入元代人物一点也没有错。但是《明史·文苑传》中，王冕的名字却赫然在目。

明朝中的很多文人才士，如“能掐会算”的首席谋士刘伯温、身为帝王师的饱学宿儒宋濂、有“中国画里的梵高”之称的徐渭，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王冕的影响。就像《三国演义》是从东汉末年讲起一样，我们在品读明才子的时候，不妨也追溯一下王冕的故事吧。

白日力作夜读书

王冕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，但相信好多人对他的印象，就是那个勤奋好学的放牛娃而已。拜托，人家王冕不可能一辈子“放牛娃”的干活吧，他的生平到底如何，我们还是从宋濂、张辰等人所写的《王冕传》及《明史》中了解一下吧。

王冕，字元章，又字元肃，但这个字在他的画上极少见到，故流传不广。另外他还有一大堆题画用的别号：“煮石山农、竹斋生、会稽山农、会稽外史、梅花屋主、九里先生、江南古客、江南野人、山阴野人、浮萍轩子、竹冠草人、梅叟、饭牛翁、煮石道者、闲散大夫、方外司马、老龙、老村……”

从这些别号中可以看出，大多是乡村气味的，像什么“山农”“野人”之类；也有隐逸味道的，如“竹斋生”“梅花屋主”之类。还有一小部分沾着点官味，就像素菜中有形似荤菜的“素火腿”“素鹅脖”一样，“闲散大夫、方外司马”等就类似于此，有“白衣卿相”的情调在其中。我们从这些别号里，也大略能透视出王冕一生的经历。

王冕生于浙江诸暨，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和王冕是同乡。看来好山好水，秀气所钟，既出佳人，又出才子。不过，王冕的先祖并不是南方人，据说他的十世祖是王德元，当时是宋朝，做过清远军节度使这样的官。但到了王冕这一辈，其父亲已沦落成一个十足的贫下中农。

王冕的父亲虽然没什么学问，但并没有在王冕年幼时就死掉。我们的小学课文里讲，“王冕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”，这倒不是“教材编写中心”首创的“戏说”，吴敬梓老先生的《儒林外史》中就这样处理了。旧时男人是一家之主，挣钱出力全靠男人，死了爹的孩子往往过得很苦，为了突出王冕有志苦学的精神，于是“剧情”安排“王大爷”提前去世了。

不过，就算王冕父亲没死，小王冕当时的求学条件也差得很，王冕父亲是农民，整天让王冕放牛（后人的故事中改成给别人家放牛），王冕来到一个学堂边，在窗外听人家讲书，结果把牛丢了，父亲大怒，打了他一

顿板子。多亏母亲劝解，为他说好话。

王冕家里舍不得点灯，晚上没法看书，于是就到庙里去。当时庙里的佛像前，晚上有长明灯，王冕就坐在佛的膝盖上就着灯光看书。夜晚的庙宇，阴森无人——“佛像多土偶，狞恶可怖”，但王冕这样一个小孩儿却根本不害怕，反而为能读到书而高兴。

当时并没有“感动中国”这样的节目，但是王冕的精神却感动了一个叫韩性的人。他将小王冕收为弟子，倾心传授诗书。据说等韩性去世后，韩性的门人弟子都像尊敬韩性一样敬重王冕，可见王冕尽得其衣钵真传。

“少年王冕”的这些故事，在《明史》《王冕传》之类的书中都有记载，但王冕自己所写的诗中，却没有提及，只是说自己从小聪颖过人，父母爱之如珍宝，比如《自感》这首诗就这样说：

父母生我时，爱如掌上珠。襁褓辟寒暑，乳哺随所须。
周岁会言语，大小相引呼。摇头却梨栗，行行不须扶。
三年离怀抱，已知亲与疏。相揖识进退，应对无嗷嚅。
五六渐精爽，气貌与众殊。怡怡浴仁化，喜听论之乎。
八龄入小学，一一随范模。厌睹诡谲行，不读非圣书。
宗族惊我异，父母悯我孤。宾客皆回头，指为汗血驹。

我们看王冕在诗中颇为自负，说自己从小就志向远大，不为“梨”“栗”这些寻常儿童喜欢的吃食所吸引，反而像大人一样彬彬有礼，“相揖”“进退”都大方磊落。看这情景，恐怕能比得上让梨的孔融了。

王冕这里并没有说求学时的困难经历（也可能是王冕比较孝顺，讳言父亲的短处），只是说自己严格遵守各种规范，不参与诡谲邪僻之事，不看除圣贤以外的书。亲族、宾客都惊异不已，把他当做神童，认为是“汗血驹”一样的天才胚子。

所以，江湖夜雨猜想，王冕家中穷困不假，但父母对他的学业还是挺支持的，王冕读书丢牛被打，在佛寺中夜读的事情或许也有，但从“八龄

入小学，一一随范模”来看，却也不像故事中渲染的那样，王冕一直就是个靠自学成才的失学儿童。

此志竟萧条，衣冠混泥涂

一般来说，从小就怀有隐逸之志的人很少见，大多数隐逸者，都是在追求彻底幻灭、看尽了世事炎凉后才转而隐于山水的。王冕也不例外，他也曾对孙吴兵法、习武练剑等很感兴趣，也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扬名立万。青年时的王冕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《菽园杂记》卷十二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

王冕家附近有个神庙，神像是木头做的。有时王冕赶着做饭时没柴了，就卸了神像的胳膊啦腿啦当柴烧。他的邻居很信神，看到王冕这样，吓得连称罪过。马上花钱请人修补。修完了，过段时间就又被王冕拆了。于是这神像时不时地烧了补，补了烧。可是一年到头下来，王冕家啥事没有，这家补神像的，却碰到好多倒霉事。补像者恼怒，去找巫师论理：“王冕糟蹋神像，为何神不降祸于他，而我却倒霉？”巫师无话可答，竟恼羞成怒，说：“你不补像，王冕怎么能够烧它？”

此事在书里是当做笑话记载的，但也很能反映出王冕豪放张扬的个性。不过在元代，汉人本身就是四等公民，文人更不值钱，所谓“十儒九丐”，连要饭的也不如。王冕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愿望，也注定会落空。

元代选官，多看出身和“成分”，科举一直是开开停停，蒙古窝阔台汗时（1237年）曾开过一次科举，此后科举长期停开。选官主要从蒙古、色目人中挑选，或从吏员中提升。王冕所在的时代，科举倒是恢复了，但三年考试一次，而且蒙古、色目人和汉人的考卷是不一样的。不用说，蒙古、色目人的考卷要简单得多，当时有规定，如果身为蒙古、色目人，却主动考汉人卷的，则授官时加一等。可见当时的“高考政策”是非常不公